



第 六 卷 第 二 十 一 七 期 合 刊

本期要目

短評 在青年節勸青年
評 加強五月的戰鬥

給青年一面鏡子

五四運動底偉大啓示

國際近事漫談

我的創作經驗

憶冰瑩

西北 (一) 洮萊河 (二) 我歌唱烏拉特部 (三) 伐木篇
詩選 (四) 啊，他們來自遠方 (五) 西中國的長劍

民國三十年五月五日出版

五四青年節特刊

李安宅

張聿飛

沈宗琳

張

張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社壇評代現：者

一短 在青年節致西北青年

大西北的青年羣衆們！

今天青年節，我們紀念青年節，我們

紀念青年節，我們紀念青年節，我們

紀念青年節，我們紀念青年節，我們

紀念青年節，我們紀念青年節，我們

紀念青年節，我們紀念青年節，我們

紀念青年節，我們紀念青年節，我們

紀念青年節，我們紀念青年節，我們

紀念青年節，我們紀念青年節，我們

紀念青年節，我們紀念青年節，我們

紀念青年節，我們紀念青年節，我們

紀念青年節，我們紀念青年節，我們

紀念青年節，我們紀念青年節，我們

我們一方面鼓勵西北青年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同時也希望社會人士，一致的贊助

青年，這裏提出幾點意見，作爲青年節的

供獻。

第一、大西北的青年要進步的總結，和現代社會集體生存的適應，不要孤獨的進行。

第二、大西北的青年要擴大學習範圍，吸收現智識，和建設工作相結合，不要專門埋首於故紙堆中，或者尋章摘句的上面。

第三、大西北的青年要堅定應走的路線，在蔣委員長抗戰建國的大旗下，堅決信仰，統一行動，不要亂抓亂碰，徒耗心身。

第四、大西北的青年要勇敢的積極的工作和學習，用拓地接受科學智識，蔚成大器，不要自菲薄，態度踴躍。

以上四點，是我們對大西北青年羣衆知心的共勉，共同的目的，因爲我們曉得無論就世界大勢或中國大勢說，是時候了，大西北的青年羣衆們起來。

加強五月的戰鬥

這血的五月在中國史上，是一個戰鬥的月令，過去的歷史上的五月如此，今後應如此，現在更應如此。

展開近三十年的中國史之頁吧，最偉大最精彩也最光榮的戰鬥運動，都寫在這五月的季節。在這個有歷史意義的五月中國，我們全國同胞戰鬥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如五三、五九、五卅），封建思想（如五四），和（如五五紀念，換言之，也就

是光明和黑暗的戰鬥，被壓迫與壓迫者的戰鬥。這一種戰鬥的成果怎樣呢？不用說，封建思想是給衝開了，封建軍閥是被打倒了，只有日本帝國主義的沒落殘勢，仍在掙扎中。

我們爲了紀念這血的五月戰鬥的先烈，爲了繼續這五月革命的光榮，在目前的民族抗戰上，就只有發揮五月精神，加強五月的戰鬥。

目前，我們戰鬥的對象，自然是日本帝國主義，以及勢同日本侵略勢力的蔣介石，自然是中華民族的不肖份子，賣奸賊類，以及封建殘餘。因而我們必須準備這些傢伙，猛撲進攻，完成抗建建國偉大任務。

蔣委員長指示我們要「建立全國戰鬥的統一體」。因爲只有如此，方能對帝國主義抗爭中索取有代價的犧牲，也只有如此，才能加強抗戰的力量。我們希望每個同胞，各人在各人的崗位上，加強五月的戰鬥。

給青年一面鏡子 (本刊特稿)

李安宅

在廿八年元月號的本刊上(四卷八九十三期合刊)曾有一段「青年獻詞」致青年讀者，討論青年或擄不住舵，或浮泛空虛，或自怨，或學習等四種問題。以後編者時常催促再有這一類的討論，只因爲作者致力於比較乾燥的題目，無暇及此，同時又不欲以老生常談來寒責，所以好像甘與青年讀者生疏了不少。然而作者雖已卅年，仍努力爲青年，謹以兩年的實地經驗，提供一些出來，救命於編者，即給大家一面鏡子。

這面鏡子，先使大家照照自己的虛榮心有多少。虛榮心可以表現在許多方面，其中重要的就是唱獨腳戲。沒有志氣的人，甚麼也不想幹；一自命爲有抱負，便容易走向包辦一切的歧途。包辦自己職分以外的事自然算入了歧途，是誰都知道的。其實即在職分以內，或因人力物力的限制，或因社會環境的不開展，也非通力合作不可。倘不合作，不但因爲「一個人唱不了天官賜福」，以致不能成就所期；而且或者因爲旁人袖手，致將一件很有價值的舉動失了它的社會性，變成了個人的私圖，減少了它的意義，甚至不能成功而不得成功。至於因爲個人的氣焰太高，或者因爲故意說說而顯得心懷不測，致使旁人疑忌，破壞，反而弄巧成拙，更爲可惜。明若的例子，不必多說。我們管這等叫作入了歧途，即爲它反成功的標的。

推究這等心理的消微，一在以自我爲中心，一在不明成功的含義。

所謂以自我爲中心，就是將旁人看成都爲自己即存在。人在

不能照顧自己的衣食住的時候，飢則向父母傭傭來送乳，寒暑則有他們來加衣減被，大小便又有他們來清潔乾，而且這等天然需要的表示，只要一哭，便算夠了，沒有他們來忙不下了。所以小孩子成了無冕的帝王。如此那裏還有不是一指一划一自便「遂成的呢？及至稍長一點，舉步終了一跋，又被父母傭傭趕緊捉抱起來，慰問有加，從不責其「爲甚麼不小心？一反而阻

礙絆了他的門坎子或者磚瓦塊。這樣一來，小孩子哪裏還有自反的機智？許多堂堂七尺之軀，年齡是大了，脾氣(即心理水平)則還遺留着小孩子的自我中心，便是因爲這種緣故。根據如此的心理水平，如此的脾氣，只有自我是主人，旁人都趕奴隸——好聽一點，旁人都趕父母傭傭，而不待以父母傭傭之禮。自我要幹甚麼，奴隸怎敢不聽我的指揮？那麼，旁人幫了忙，在自我則視爲固然——視爲理之當然，旁人不敢忙，當然視爲怪事——視爲「豈有此理」了！這裏要請大家照照鏡子：「我是自我中心的小孩子不是？」「我是否感激了給我幫忙的人沒有？」「我是否因爲無人幫忙(甚至破壞)而自反省沒有？」「更緊要時：「我給人家幫了甚麼忙？」「爲甚麼我專想人家應該幫我的忙？」

所謂成功的含義，狹義的是將舉辦成功，廣義的是使舉功不困我去而不成，我留而智成。譬如衛生，固然需要自己注意，更要緊的乃是公共衛生。大家不鬧病，自己當少傳染的機會，大家都健康，自己更受其影響。淺見的人沒有經驗，總喜歡功成而居，不知道大家有分的快樂。「盛名之下，蓋難爲情」，不必說了。

。與其命運連繫的事功有成，不也是成功因子甚多，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團體所包辦的嗎？其事之成，有材料的因子（如木料之於桌子）其方式或目的的因子（如桌子形體與圖案），有動力的因子（如運斧斤以取器也），有充足的因子（如各種條件的具備，境地的許可，時間的充分），站在分工合作的立場來說，致力於某一因子之完成或各種因子之聯合，不巳夠了嗎？何必功必已成，更何能功必已成呢？倘欲向主管機關報功嗎？因與旁人合作而成，功速，效果大，所耗少，豈不具功勞更有可誇呢？倘欲自顯身手，以求英雄主義的滿足嗎？將兵不如將將，君子不器適以隨緣而器，補漏益缺，分工合作，善與人同，豈不具高風亮節，愈見其偉大呢？何況目的既在成功，則因合作而目的速達，更何必倖倖然逞一己之私肥，信然與他人之有得呢？

至於廣義的成功，更當多多影響旁人以與同志成為大我，隨時而導而且預備繼承的同志以便大我廢時不歇，乃能避免掛一漏萬與夫人在事舉，人亡事息之弊。最能報功的人，最享盛名的人，常是不求己名，而努力於大我的擴展綿延的；若夫實至名歸，

乃三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功了。曾左的事功，豈與與爭一技之長，一事之專而得者？成功不居（都給當好的親其），過則歸己（屢自効），只圖有服役的機會而已，只能合衷共濟，推心置腹以廣自我之空間（擴展（擴展）而已，汲汲援引以使自己之時間化（廣）而已。當時論書法，論謀略，論武勇，論文章，賢於二公者比比皆是，倘二公均欲一手包辦者，哪裏還能其偉業？二公為會掌權者，姑且勿論。試問數百年前成就臨洮為今日甘肅文化中心之楊椒山先生，其勳業是來自包辦呢？還是來自無我因而成其大我呢？更可深長思求其故了。

這裏更請大家照照鏡子：「我希望狹義的成功呢？」「我希望廣義的成功呢？」「狹義如彼，廣義如此，我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我的成功感失敗，是因為包辦呢？還是因為分功合作？」「我將效小人之倖倖信信呢？還是效曾左二公與楊椒山先生等之擴展與綿延？」

好，這面鏡子先照此處為止，餘容再見。

（卅，三，卅一）

本 期 目 錄

短一在青年節致西北青年
評一加強五月的戰國
給青年一面鏡子（本刊特稿）
五四運動的偉大啓示
國際近事漫談
今天中國的兩代人（青年論文選讀）
我的創作經驗

李安宅
張聿飛
沈宗琳
柯爾斯泰

西 北 詩 選

憶冰瑩
在「皇軍」統制下（青年習作）
洮萊河
我歌唱烏拉特部
伐木篇
啊，他們來自遠方
西中國的長則

張 昱
劉 堯 家
常 波
紅 薇
安 瀾
石 夫
谷 風

五四運動的偉大啓示

張 聿 飛

—— 爲五四紀念二十三週年作 ——

五四運動是我國近百年史上的一個偉大運動，這個運動，照它本身所得的成就，各種看法的估價不同，然而在一時看來，五四運動與其說是怎樣偉大的成就的話，還不如說五四運動是給予了我們如何偉大的啓示，更覺得接近事實，於近其詳些。所以本文的意思，就在於忠實指出五四運動的偉大啓示，使我們目前負有承前啓後的青年羣衆，一面迴想五四運動的偉大，一面積極發揮五四運動的精神，向着更高級的發展方面去。

介紹「德」「賽」兩先生到中國來

五四運動的成就照一般的看法，也就是大家公認的論調，是在於介紹德先生與賽先生到中國來。當然，這不是說在五四運動之前，就沒有過民主與科學的介紹，而是說民主與科學的吶喊，是在五四時代吶喊就是了。所以，介紹德先生（德謨克拉西——民主）與賽先生（賽因斯——科學）到中國來，使全國青年正式接受民主和科學的感舉，正是五四運動的一個偉大成績。

介紹民主與科學的意義，從表面上看，自然是對於政治和科學的介紹，如果從實質上來說，五四運動的偉績，是在於拿着民主與科學的這兩大武器，對中國的陳腐社會的各方面，作一次巨大的總攻擊的。有人批評五四運動的「一個缺欠是不免淺嘗，對於一切問題，都不免淺嘗影射」（張申府論「五四紀念與新啓蒙運動」——認識月刊創刊號），固屬有點道理，然而我們看來，五四運動的偉績，也就在於當時所標榜所倡導的幾個概念之明

確的介紹。並且，當時所提出的幾個概念，到今日已有他的價值，可以作爲今日青年繼續努力發展的必要。待我依次言在下面。

政治上的意義在民主政治

五四運動的第一個偉大的啓示，就是「民主政治和民族自覺」。自然，這個啓示是有它的背景的。由於中國數千年來的君主專制，由於中國八十年來的帝國主義壓迫，也由於歐美先進國家的民主政治和民族運動的刺激，這都是形成這個啓示的主要原因。他們說「吾國欲圖世界的生存，必棄數千年相傳之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的政治也」。（新青年一卷六號陳仲甫吾人最後之覺悟）這當時的具體的政治意見。然而，因爲「要擁護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全上，六卷一期）因此，在當時的民主政治口號之下，就對社會一般起了巨大的作用，即不只是要反對專制的政治，而且要反對整個的封建社會，——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在這個偉大的啓示之下，他們寄託重大希望於青年的是：

「（一）自立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讓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新青年創刊號）新青年。不僅如此，同時，他們還主張破壞「偶像」，要「吾人信仰，當以真實的合理而爲標準。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傳虛榮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應該破壞」，這些都是「五四」領導者的自覺

，想將這擁護民主這個口號下，而反對一切的封建傳統。

社會上的意義在反對封建

我們必須要了解五四時代的領導人，他們所接受的思想背景，早於八世紀法國革命以來的自由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正以封建思想的一種反動，而不反對封建的對象，而提倡個人自由。這個反封建的啓示，自有其偉大的意義的。在當時這一個偉大的啓示之下，分別地對於青年和婦女，都有其具體的提示。

在「新青年」的創刊號，他們呼喊中國青年要積極地成爲一個自主的，進步的，進取的，世界的，實利的，科學的現代國家的新青年，這就是指示給當時中國青年解放的一個啓示。這一個啓示，在今日看來，似乎覺得沒有什麼，但是在當時可算做反對封建社會的一聲巨響。這個啓示，是要把束縛在舊社會之內的青年，拉回到社會來。打破一切封建束縛，而重做新人。

在婦女方面，所發覺封建的束縛壓迫者，當更劇烈。所以當時對於婦女運動的吶喊，也特別響亮。胡適之先生在「易卜生主義」裏，借易卜生主義，發揮他反對封建社會的主張，他說：「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實話」，因爲如此，所以他發見了女人原來是一個奴隸，「她自己不用思想，她丈夫替她思想」，（挪拉）「妻子對丈夫什麼都可以犧牲，丈夫對妻子是犯不着犧牲什麼的」。（翠鬼）

胡先生又反對封建社會之下的貞操，他以爲「貞操不是個人的事，乃是大對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雙方都有事」，經他痛斥封建道德是全無肚心的「荒謬」的「迷信」，他要請「周婆制禮」來捕救周公制禮的不平等，他大聲吶喊「男子嫖妓與婦人偷漢，犯的是同等罪；老爺納妾與太太偷人，犯的是同等的罪惡

一。這些警句，仍然適用於目前的社會上，雖然說國民政府已經制定了男女平等的法律條文。

反孔教，反禮法，反舊論理，反宗教，反迷信，反盲從，總而言之，反對封建思想，這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主要課題之一，也是五四運動給予我們的一個偉大的啓示。

文化的意義在文學革命

文學革命的消極意義，就在於反對復古。他們說：

「倘說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嘆氣。」

「倘說近世是不能保存國粹的緣故，開了海禁的緣故；……何以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嘆氣。」

「倘說這是不學或湯文武周公的緣故，何以真正成湯文武周公時代，也先有桀紂，暴虐，後有殷頑作亂，後來仍舊弄出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嘆氣。」

「明明是現代人，吸着現在的空氣，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其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這對於舊文化文，謂盡攻擊的能事了。

文學革命的積極意義，在提倡新文化運動，也就是文化上的科學運動。當時西洋文化的介紹有赫克爾的一元哲學（馬君武），柏格森的哲學（劉叔雅），尼采的哲學（葉淵）斯賓塞爾的政治哲學（高一涵），科學方法論（王星拱，任鴻雋）實驗主義（胡適）東西洋文學（胡適周作人魯迅郭沫若）在新文化運動之下，最成功的部份成績，就是白話文學的建立。（以下接第二三頁）

國際講話

國際近事漫談

沈宗琳

(一)希特勒的悲哀——(二)美國參戰的另眼看法

本刊編者囑我寫篇應時的國際時事文字，並預留篇幅，允許我於付印前一天交稿，為的是能把握住國際情勢最近發展的契機，予行文斷斷以較大的便利。我感謝編者的盛情，但對讀者諸君要表示歉意，因為我根本對於國際問題云云，學的不夠，看得不透，更談不上什麼推測和論斷，所以下面推拾的兩個問題，雖許是最近讀者諸君與我同樣感到問題的，但我所說的一些舊詞，也許讀者諸君不一定與我有何同感，好向是紙上談兵，無關大局，張鐵口算命，聊供參考耳。

(一)希特勒的悲哀

五月十三日那天，歐戰奇聞中出現了奇聞的奇聞。這便是德國國社黨副領袖赫斯，突然坐了飛機飛到蘇格蘭，從降落傘跳下來，成了英國海軍以來最尊貴的一個俘虜。

這件事情哄動了整個世界，原因甚赫斯乃希特勒手下僅次於戈林的第二個紅人，從地位方面說，戈林是德國航空部長經濟獨裁者，其任務是偏於政治方面，而赫斯是國社黨領袖，每以「黨代表」的頭銜，出現在報紙上，襄助希特勒統治國社黨的，他是唯一人物，德國是以黨治國的國家，故赫斯在黨方的地位，實與戈林在政治方面的地位，分庭抗禮，前年開戰後希特勒雖然曾宣布過，一旦他有不測，戈林為第一繼承人，赫斯為第二繼承人，但在國際間，戈林常被作為嘲弄的對象，公認是個好人，（例如英國駐德大使滿德森，在他近著「德德命記」一書中，常稱贊戈林），而「赫斯」之為人，因報上見得少，常被目為神秘莫測。比戈林更惹人注目的一員。

截止我寫稿為止，赫斯奔英事件，已由哄動而冷淡下來了，當初各方面推測的種種原由，與預料的可能結果，截止現在還未證實一件，而且我覺得有幾一理由，可使各方的推測，能證實，概說來，第一，德國國社黨的組織，是獨裁的而非民主的，德國國社黨的主義，只有行動而無理論，所以他的存在和發展，全繫於黨員對希特勒個人的熱情信仰，赫斯在黨中副領袖的地位之形成，乃由於希特勒的信賴，而並不是黨員的愛戴，事實上，從赫斯的小傳看起來，在出奔的前夕，我敢斷言，赫斯還是希特勒最忠實的走狗，所以他的悄然出奔，說是會予國社黨以若何重大影響云云，是不能想像的，因為只要黨員對希特勒的熱情不減，非掉一個赫斯，換上另一個赫斯，是不成什麼問題的，至以美國國社黨所傳希特勒之舉被赫斯黨羽云云，我認爲也不一定如是嚴重，赫斯果有大批黨羽，他儘可不去英國，而在國內發動一個反希特勒運動好了，恐怕所

爾黨羽，只是些如赫斯一樣，對希特勒信仰動搖的人而已，他的不借冒險出奔，正顯得他的態度消極，孤獨無援。第二，希特勒的用人方法，比墨索里尼要聰敏得多，里尼身兼八部部長，結果不一定能幹好一部，希特勒則盡委其人，而自己能縱能收，比如說，像過去的國防軍首腦白隆倍，德意志共和國委員施來敏，他自己的親信羅姆歐經濟巨頭沙赫德等，在位時何嘗不紅極一時，但一旦失寵，或則身首異處，而或則默默無聞，毫無反抗餘地。此中訣巧，許是能利用每個人的長處，而信任委託他辦一部門事務，此人只知道主管事務的機密，而不知道全般和最高機密，因此必要時一個人的去留，絕不致影響大局。里賓特洛甫辦外交，戈林便無權過問，戈培爾看來最出風頭，實際上只是噱頭筒。所以，英國官方所傳，赫斯奈英，將德國機密全部洩漏云云，我認爲也是不可想像的。赫斯的機密究有多少，赫斯是否知道軍事最高機密，已然是個大問題，再說，機密是有時間性的，正如昨夜的戒嚴口令，不能通用於今晚一樣，真是赫斯知道若干機密，亦許已成過時的機密了。

然而，赫斯奔英，在德國雖不能說是絕大打擊，在希特勒內心，却是絕大悲哀

。據世室在「歐洲內幕」一書中所說，赫斯也是第一次聽了希特勒演說，便熱烈信仰希特勒的人之一，一篇演說可以贏得赫斯的信心，但一年半來攻城略地，不斷的勝利，却失了赫斯的信心，以此例彼，在今日的德國，失去了信心時國社黨徒，又何止赫斯一個，不過沒有赫斯的機會，坐上飛機逃往英國而已，因此，假使命運註定希特勒祇能以演說起家的話，則一九四二年的明年，果真如希特勒所預料，是德國的勝利年，則我可預料，一九四二年同時也是希特勒的失敗年。

（二）美國參戰的另眼看法

五月二十七日羅斯福總統一篇新爐邊閒話，國際論壇，均認係美國參戰的前奏，而其中力言海上自由政策之維護一點，不啻宣布了中立法的放棄，無論戰區或非戰區，美國商輪將遍航世界，這與德國海軍總司令李德的談話：德國艦將擊沉一切運載援英物資之船隻，更顯得針鋒相對，若再加上羅斯福所宣布美國已入非常緊急狀態的一紙法令，我們說美國已經「宣而未戰」，亦無不可。因此，我們試以美國參戰，論列其可能的影響。

第一、從精神方面說，這對於英國甚

至全世界民主國家，當然有良好影響。英國抗德，征戰事開始算起，已經一年零十個月，單獨抗德，亦已十個月，大不列顛沉着堅毅的韌性，固然希特勒也不免暗感佩服，當然登加乘港而望着英吉利海峽，一個一個倒下去，至今落得歐洲大陸，立錐無地，無戰必北，子然一身，再憑你邱吉爾韌性如何大，總難免有一「打掉門牙連血吞」之隱痛，現在美國既決定了參戰，則英國在歐洲大陸固然失去了許多小同盟，而在美洲大陸乃又獲得一個大同盟，兩相得失固不具論，但其由無數同輩打剩一個，再由一個而打成兩個，且更有由兩個打成四個的可能，這象徵出大不相同厄運的轉機，於精神方面，自始至中其有重大與否作用。再說，民主國家與法西斯國家不同，其政治作風，只怕其遲疑不決於事前，而不在乎其虎頭蛇尾於事後，因爲民主國家於決策之前，有種種顧慮，民意登輿論喧，國會爭，都是反應甚鈍的，美國的孤立派，經過羅斯福再三諄諄曉諭，最近方見明白事理。一個孤立派議員被陸軍部召入軍伍，美國民意因此結果，才因克里特多戰事而增加了參戰者的百分比，自然仍非多數，至林白則寧願去官而不陪。有人

說，美國的人民跟不上政府，英國的政府跟不上人民，大戰戰了一年九個月，把保守黨的英國政府，改成了個混合內閣，於是英政府與人民不致脫節了；大戰亡了十四個國家，把世外桃源的美國人，從紙醉金迷的生活中覺醒過來，跟上了維斯福的正義之大路走上參戰之路了。這一來，英國政府與英國人民一致，美國人民與美國政府一致，英國政府與美國政府一致，美國人民與英國人民一致，格魯薩克遜民的大聯合，當然是日爾曼民族飛揚跋扈的當頭棒。英國各報之一致贊揚，這邊開話，不是贊揚羅斯福，而是贊揚美國人。

但是第二。從實際的影響說，美國參戰之後，果能目前而戰戰勝發生多大決定作用，至少暫時是看不出來的。美國有陸軍，其數目雖比任何列強少，但比英國則多得多，但美國陸軍，目前英國用不着，英國容不了，歐洲大陸無地立錐了，近東北非英軍也有三十萬，德義只有幾師，英倫三島去，成事不足，多耗糧食，多增運輸負擔，美國海軍，其數目雖比英國稍少，但質量比英國強得多，但英美兩大強的海軍，目前英國用不着，因為德國沒有大量戰艦，和你明槍交戰，有意爭奪海上

霸權。但德國有的是潛艇，暗箭傷人，削弱你的海上霸權，所謂明槍好擋，暗箭難防。如是英國的海上霸權，固不因美國之參戰而失墜，英國的海上損失，也不會因美國之參戰而減少。參戰後的美國空軍，該是英國最大的可能幫助。因為目前的海空，大陸上的德國優勢也是定了的，海上的英國優勢也是定了的，至於空中優勢，則開戰之初，是操在德國，最近數月，德國雖未削勢，英國却漸見抬頭，如能因美國空軍之參戰而把制空權由德國手裏奪過來，則海空配合，固可保制海權於永久不墜，而且以控制陸，更能大大地削減德國陸上優勢，制空權的取得，這是英法勝利途徑。

然而英國何以可以取得這制空權呢？筆者這幾天在看潘興將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日記，見到了許多美國上次參戰的經過，美國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二日宣布參戰，而美國軍隊的輔助作戰，直延至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正式作戰更延到七月十五日才開始，而十一月十一日，我們知道第一次歐戰便休戰了。而那一次休戰，政治問題重於軍事問題，經濟問題，又重於政治問題，是誰都知道的，所以美國兵到停戰時止，總多過二百零八萬五千，

但其于戰局的決定作用，比我國革命要差得多，因為就以西線說，美國佔防線亦僅及全線五分之一，唯一可說的，還是予協約國以精神影響，扶復了協約士氣民心。至於美軍實際作用之減少，我們看潘興日記，其原因，繫於國內準備不充分者一半，繫於協約相互不能開誠合作者半，假使上次歐戰美軍一到就打，協約早一年打勝仗，則結局或許與一九一八年大不相同。這次美國參戰，是否會再蹈上次那大覆轍，當然很難肯定說會或不會，英國這次開戰以來，其對協約法的不合作情形，我們已看到了，對美如何，要看他全軍上下覺悟如何，美國國內準備這次當然比上次充分，但在筆者前述實際形勢之下，美國要幫助英國獲得制空權，美國飛機生產量，必須大大地增加，但我們最近又聽到罷工啦，怠工啦，鬧案啦，滿城風雨，羅斯福也為之不安，且就財政方面看，美國預算，一九四一——四二年度才大有增加，就技術方面看，平時工業改造成戰時工業，也得有些時間。這時間，從各方綜合估計，即美國參戰之後，至少亦得等一年。

一年之後結局之好壞很難說，但在今年後這一年內，歐洲戰局，不會因美國之參戰而有何變化，則是可以斷定的。
(六月十日)

(論文)
(選讀)

今天法國的兩代人

法國潰敗之速，已出一般意料之外，將來史料公佈了，真正出人意料的，恐怕還不是潰敗的經過，而是潰敗的內在原因。單說幾件已經知道的事實，已經夠使我們震動了。

雷諾授命組閣之後，就認定甘末林不是希特勒的對手，堅決起用魏剛，達拉第則一味袒護甘末林，以去就回雷諾戰爭，當德軍進入比境的前一分鐘，兩人還爭鬧不休，後來噩耗傳入巴黎，兩人才嚇得無話可說。這樁事大約被甘末林知道了，因此他更想膽大的表演一番，他決定放棄陣地戰的策略，而採主力，企圖一鼓而遮斷德軍的後路，在比利時平原上殲滅德軍，那知這個玫瑰色的好夢，幾天就被希特勒坦克車砲聲驚破了，甘末林此時連撤退也來不及，可憐三十師精銳部隊，根本沒有展開，就被敵人活活的宰割了。

德國在進攻之前，有計劃的不斷地對法國廣播，申明德國對於法國的友好與誠意，又說英國利用法國已經二三年了，法國何苦再受人玩弄而不獨立自主。這種催眠術的作用，最先是搖動法國人民的信念，消沉他軍隊的士氣，然後再以猛虎搏兔之勢，一口氣把它生吞活剝了。德國勝利之後很客氣的派了一位「親法」大使駐紮巴黎，其實這位阿貝滋大使，在戰前已經是一個高唱德法合作的聞人，在戰爭爆發之後，同時也就是拆散法國欺騙法國蹂躪法國的魔鬼，法國此時偏偏又有一位甘願供他驅使愚弄的政客俯首帖耳的聽命於他，天下事就是這樣湊巧。

法國既已慘敗，就應該澈底的覺悟了，事實又不盡然。巴麥在德軍入城之後，曾一度感榮如故，德國總算客氣，特許巴黎的居民尤其是闊老政客，可以坐私車行走，最後德國軍隊索性收回了私車行駛證，從此巴黎的士大夫以闊老，無論到河邊到戲院到舞場，通通得乘公用車，然而戲院舞場的情況如何，仍舊是人山人海。

隨手拈來幾件事，已經令人讀了心酸，將來史家所能發現的，不知還有多少，然而就在腐血霉爛的時候新枝幹新血輪也同時產生了。法國的新生命，已經開始，而且是露了偉大民族的蓬勃氣象，所以睥睨一世的希特勒，也得處處小心。

去年巴黎大學提早一月開學那天醫學院的院長對學生說，「我們是戰敗了，但是戰爭並沒結束，法國的悲運，是你我親眼看見的，我們今後要想獲勝，必須刻苦讀書，刻苦工作，惟有不斷的埋頭努力，才能尋得我們的出路。這是法國民族的靈魂，從老一輩的人口裏移植到青年的心坎中。」

這種悲壯的號角聲，把法國下一代的青年，從徬徨的歧路集合到唯一的坦途，但是號角，絕不只一種，半年以來，政府的廣播電台，每天都有一項青年的節目，專門講述法國史上愛國青年的事，或是捨身爲國，或是開拓疆土，或是推進文化，凡是可以激發青年愛國心與自信心的掌故。青年天天都可以聽到。法國青年，不特聽到祖宗的呼喚，而且做到了祖宗的叮囑，著名的聖古爾軍校的靈魂，已經在北非法領裏復活了。成千成萬的青年，正在踴躍參加軍隊，其他更多的青年羣已經組織了一個法蘭西同志的團體，分爲若干單位，每單位由一位軍校畢業的後備役軍官領導他們，散佈在山林田野交通孔道，工業中心。凡是民族所需要的事，他們都捨命的去做，他們要打開頹廢的空氣消滅自私的念頭，祛除了輕浮的習慣，從解除同胞的痛苦，進而造成民族工作的勞動，建立他的領導。

亡國的罪，不在法國的青年，然而孀婦般的守苦，却是他們的責任，法國經過的艱苦時期很多，應當國運不絕，已有少數的先知先覺，把握住民族的心靈，領導起千千萬萬的青年，踏上光明的大道，用血與淚一點一滴的滲透那已枯的國土方法，一定獲救的，因爲他已決心救起自己了。（中央日報社論）

憶冰瑩 張昱

十二月西安長街上散佈着和風，洋槐上疏星般的綠葉，隨着母親，在風聲中作着共同的戰料，溫暖的太陽，以激動的手，撫摸着人們的皮膚，撫摸着人們的心靈，新的生命，新的希望，萌芽在太陽的光輝下！

在和藹的太陽下，接到冰瑩的信，我準備着一次有意義的真誠的談話，我充滿了熱望，期待這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時，她約定給我的時間。

香米園三號的會客室裏，我懷着白熱的心，在等候着在戰爭裏成長起來的女兵，樸素的房子裏，除過馮煥章先生李德隣先生贈給主人的照片以外，還有一幅盧冀野先生所寫的山七言詩。

長安倦旅雪中行，香米園西遇女兵，號角時聞一吼，黃河從此怒濤生，美麗的文句，活潑的字跡，抑止了我將要飛去的思想，集中了我全部的注意力。主人歸來了，藍布長袍，有力的雙眼，清瘦的面孔，熱誠的神色，這一位中國文壇上的健將，抗戰洪流裏的戰士，出現

在我的眼前了。我想到封建和禮教鎖鏈中的四次逃遁，我想到長沙上海，東京，陰暗和恐懼的牢獄，火石互擊的苦難，使她成長了，她身上有力也有熱，這反抗和鬪爭的熱與力，增強了我儲蓄的靈魂！

她到西安來，是因了盲腸炎的開刀，病沒有好又是產小孩子，結果她被中國文化出版社拉走了。她推動着「黃河」的怒潮，在洗滌民族一百年來所積的污垢，她的提筆，要在關中平原上開出鐵的花。

初到西安，這裏出刊的三十多種雜誌，給她無限白熱的興奮，這種興奮隨着季節的寒冷降落了。她明白了這些人有些有政治的背景，有些有另外的作用，不但一個有計劃的共同努力沒有法子實現，像洛陽的一個文化界朋友的坐談會也召集不起來，她對現實深深的表示了不滿，但這不滿的意識裏充滿了是熱情的鬪爭，並沒有絲毫的退却。

開門見山的話是誠懇和坦白的交流，我深感到無限的快愉。

談到讀書，她說辛克萊的「石炭王」，畢竟是世界的巨著，「地球上有人存在的時候，勞動有什麼用處呢！」這是多麼深刻而辛酸的話呀。他發出了淒涼的微笑，表示了深深的懣服。說到鐵流，她認為這是成功的作品，但俄國小說是特別嗜好的

，讀起來必須有強大的忍耐力，因了生活和文字習慣的隔膜，中國人讀西洋小說，總是有許多困難，一個辦法是抽幾生興趣的地方開始讀，一氣讀完以後，再倒頭到沒有讀的前面！

關於青年的寫作問題，她認為青年太可愛了，純潔的靈魂和赤誠的心理，給人類畫出了燦爛的前途，西安窒息的气氛，恐慌的文化食糧，實在使她生息不下去了，但（黃河）四千多熱愛的讀者，西北廣大的原野上無數的愛好文藝的青年，他們火熱的心，他們乾渴的喉，結成了一條有力的紐帶，把她挽留在了西北！她為這些青年在西北生活。她為這些青年在西北寫作！

她說到寫讀書記和讀書批評，養成判的靈光和鑑賞的能力，這是寫作的基本條件但許多青年偏要在繳伴的圍子裏，去拾金色的屑牌！

擴大生活的領域，和發充實生活的內容，這是最重要的，汽車上，火車上，餐館裏，旅店裏，每個人的動作，每個人的言談，要深深的注意，要去精細的研究，這樣下本上的紀錄，就是寫作素材的黃金之庫，寫自己最熟識的事情，這是頂科學的手段，也是最成功的辦法，許許多多作家的成功，都是因了寫自己的生活，寫

身邊的情形既遙遠，又親切，桂花的王冠是這樣戴上了，但以後的退步，也因為這些親切的東西完，而生活的領域並沒有深入和擴大！

她主張在小說裏寫重寫人，也不主張看重寫事，人物的性格、思想，和行動，固然要刻畫得異常明顯，但容態和結構也不能不同樣的注意，一切必須要勻稱的有力的配合起來，頭重腳輕的作品，是永遠不會有生命力的，寫小說畢竟是一件賣力不討好的事情，當這莫有純熟的時候，最好不要去叩它的鑰門！

當前文藝青年的兩個重病，一個是文章寫的非常支離，表示不了緊張的神情和簡練的色彩，一個是虛榮心特別的大，發表態也異常的高，這是一種癱瘓的病症，並不是正常的發展，「偉大的素材和成品，在烈火的冷中成長了，謝謝時代的贈予」媽媽把孩子送來了，她抱着孩子，站了起來了，但談話並沒有停止！

太陽透過了窗簾，幽暗裏照進了光明，我全身的神魂，破光明浸透了，我看到了一團美麗的遠景！

話轉到中國文壇上，她的意思，茅盾的子夜不到愛情一部而的成功，吳荊甫的老太爺是死的太快了，這樣的死是脫離了

事實的軌道。「冰心固然是女子中的老作家，她莫有賜給我一點寶貴的感名，相反的白薇的打出幽靈之塔，使我感動，使我發願，但她太可憐了，她是那樣的不幸，丁玲的，自強的精神會引起的同情，和欣喜但水並不是成功的產物，她的最高的收穫也許寄託在其他東西上：「話語是那樣的真摯，聲音子那樣的激動！我忘記了我是和一個初次認識的朋友談話！

她把一個女兵的自傳交給我的時候，指著第一張小照片的時候，我告訴她：「這是我在戰場上最富歷史意義的一張照片，從我刺下軍靴的時候，艱苦的戰爭就在開始了，封鎖勢力的鐵閘，並沒有鎖住了我前進的軀殼，日本帝國主義的木鐸，打傷了又生命之力的血管，但並沒有打傷我戰鬥的心，反打動了我求自由的火熱，艱苦是沁人心脾的甘露，這甘露滋養了意志，成長了力量，不是它，我也許變作了一個摩登太太，而不是今天的這個樣子！」

小孩子哭了，我想這也許就是他幾個月以前養下來的小國民！孩子的哭聲，無有阻止了她寫珠珠的語無，當我翻著案上的一本鄧肯女士自傳的時候，她的話鋒馬上就轉到這一點，鄧肯她在武漢，曾經一度會面，這個人前進的意識，深深的敲動過他的心絃！

子，看到這座荒涼的高原，就會想到了這却，這樣只有讓荒涼的地方永遠荒涼好了，用別人的血汗供養起來的人們，不知道用血汗爭取更大的代價，在物質漩渦裏去求快樂，她認為是弱者中的弱者！

「我們要去荆棘中開拓前路，我們要在黑暗裏尋求光明，真正甜的前面是攔阻着更大的苦，西北實正是一座無盡的寶庫，你應當利用文化機關，和黨部方面的力量，來創刊文藝性的或綜合性的刊物培植文藝的青年，建設沙國慶的綠洲，這是我們的任務，也是我們的天職！」

話像和煦的春風，煽動了我無量而潛伏的衝動，艱苦逃出了我的心臟，我的心買着北國的嚴冬已經和許多青年的心結成了一條有力的洪流！

房間裏光明消失了，時間已經轉到了下午，看看錶兩點鐘，我驚覺到，時間滑走的這樣快，三小時好像一剎那，我忙告辭了想念到她的百忙的工作！

臨別的時候，她要我注意孱弱的身體，好作長久的圖畫，她說她神經衰弱的利益害，但一秒鐘時間是要費過一千兩黃金似的，她除了編刊物以外，還正在寫以兵自傳的第二部。

「刊物成不成，不要忘記了來信！」這是最後的話語！

又是一年了，春風拂過塞上原野的時候，同時也拂開了我的回憶之幕，我在祝願她的健康，我在要求我的奮鬥！

我的創作經驗

▲托爾斯泰

只有兩部作品我預備得永久：長篇彼得第一在一九一六年末就想起了，而且還預寫了一部中篇——彼得的日子和劇本在絞着架。長篇十八年準備收集書上的、手抄本的、和口述的材料，就準備了一年半工夫。到後來，我對於工作的開始更其仔細，謹慎。從前看過這樣的情形，坐在椅子跟前好像準備去催眠的一般。這裏是筆、紙、烟、一杯咖啡，於是就轉起來：有時轉着，有時不轉，到第三頁以後就開始起人臉，於是就起一種惡想：去到什麼地方幹一點差事不去呢？……

這原因爲：同時影響作者的應當是思想家、藝術家與批評家。這三者居其一都不夠的。思想家是積極的、勇敢的，他曉得「爲什麼」這個問題，他看見了目的而建立起界石來。藝術家是感染的、女性的，她的一切都在「怎麼樣」作，他是沿着界石走的，他需要的是「綠線」——不然，他就四面橫流，四面浮散了，他有幾分「瘋氣」的，想我吧，上帝！批評家應該比思想家聰明而比藝術家有天才，但他不是創造者，而且也不精確，他是鐵面無情的。

偉大的作品自然該是被這三種分子創造成的。因此——準備是必需的。匆忙是要制止的。但這不是常常都可以作到的。有時（尤其是從前）相信「默寫」，——而自己也不知道怎麼產生出形象和思想（每個作家都知道這「默寫」）——被閃的什麼東西所吸引就提筆寫起來：寫出來的才說似乎覺得也不錯：但我要說應當先有準備的，收集着書上的或口述的材料，同一「批評家」商量着；而也許把這些都丟開，完全另樣的下手作，結果或許好，百倍呢。匆忙是一件壞東西。多少熱情都白白洒到紙上了。一部書出來了，風行了，消滅了，——這只因爲在牠裏邊是匆忙，沒有好好的思索，沒有作好。而冷靜的梅塞里不滅的在放着光芒。

第二個問題部分的我已經回答了，——我什麼材料都用的：自專門的書籍（物理、天文、化學、）至雜言佳語都用的。當寫加林工程師的雙曲綫體（老友奧利寧告訴我建設這樣的雙曲綫體的真實歷史；發明這個的工程師於一九一八年死於西伯利亞）的時候，我不得不去學最新的微分

子學的理論。科學院博士拉查列夫給我很多的幫助。我寫了好多年筆記，但寫的很少，大部分都是記些句子。從前寫我看到的風景等；但這些我一次也沒有用着過；記憶保存着一切，只要把牠提醒就得了。但是句子，卻是必需記錄的。有時由一個句子就產出典型來。

X

作品中的人物是否常常是真人？不，從來不會有的。只有顯著的特點，只有顯明的語句，只有在平常現象上起了顯著的反應的時候，那時由這特點與顯著（真人的）開始虛構我的作品中的人物。我燃燒起來，覺得人裏邊的典型的：……「虛構」這個字（我對讀者說的）不該像對於什麼不莊重的東西一樣，比方：這是照生活寫下來的，就是真實，而那種虛構，就是「文學」；固然，有些虛構只有作者自己能理解，可是有些對於生活的典型的現象能開啓人目的虛構、巡按——是連篇累牘，幾乎是不可思議的虛構，可是市長和郝列斯迭科夫等到現在還在電車裏同我們點頭呢。就是要這樣的在虛構的範圍內

着事的：部分的，一塊一塊的搜捕典型。搜集着，按着自己度最着，在自己身上去找那主人公。去找那個殺人的凶手、熱情者、妬嫉的女人、騙子或俗人……這裏要發生一個複雜的問題：爲什麼一切作家的反面的人物都比正面的人物顯明？感嘆，開散的人都好像活的一般在書頁上活躍着，而帶着火一般的雪白的溫雅高尚的人物却空不清晰的的面孔，這不是你按着自己尺度量他的嗎？……

我想，作家的心理組織是這樣的，他善於變幻和做戲，愛好五光十色的浮華，他在自己身上喪失了那高尚的正面人物所有的那種不屈不撓，鋼一般的剛毅氣質，他把這付寬宏大量的，不識浮華的眼睛望着高遠目的的冰面具勉強的戴到自己臉上……平常的面具，奇形怪狀的面具作家戴着使當得多了，一有由污泥裏拉出來，戴上，一看就都鼓起來……這是由於人類的弱點，——這就是對你的問題的回答。由此，也就得到結論：你要得知到這稱鼓擊的價值，要不斷的做克己的工夫，由人間的浮華到冷靜的高峯，由畸形的面具到「人」的主人公的……

X
X
X

關於第一次激動寫作的問題——是極有趣的問題，但我覺得這沒有實際的（教育的）意義。每種作品都有不同的刺激。應該要承認，——如果我是一個物質生活有保障的人（而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人），我一定寫得很少，我的作品也一定很壞。作品的開始差不多常常是在物質的壓迫之下的（金錢的預支、預約、允許等等。）一開始就欲罷不能了。尼克特的幼年時因爲我允許給一個小出版所的一個兒童雜誌作的。一開始——就彷彿對那幻境，繚繞悲劇的銳敏感受的遠遠的既往打開了一面窗子似的。由苦難之路的第一等是在很強的道德的高壓下開始的。那時（一九一九年）我住在巴黎附近，在這部作品裏想瞭解自己的有罪，這是處在革命時期的社會的本性；有罪就等於罪惡。在長篇十八年裏支配着藝術家的本性——形成，整理、復原那巨大的還在冒煙的過去。每個作家——都是時間的凝結器。時間帶着光一般的速度在飛轉着（或許時間就是光的速度）。我們所稱爲那空間或存在，——即是我們對於時間的感受。在地球上瞬間生存着的我們，想盡可能的把這瞬間延長一點，在這生動的鏡頭上把他展開來——這就是我們的記憶，即拉

住時間，創造起「歷史」來。如果我們能把記憶發達得使一切的感觸在輪上面留下印痕——那我們是永久活着的了。藝術是執行記憶的工作的；他由那時間的奔流裏選取最顯明的、動的、偉大的一段把他印入到書籍的結晶裏。但是藝術是向前走的。他不但要展開過去的生活的鏡頭，而且要展開未來的生活的鏡頭，併着全力耽溺於未來裏。這尤其對於我們的時代最爲特著。全部的熱情都傾注到來。在藝術的前面擺着最艱難的任務：穿過了未來的煙幕，把他掀起來，本着那指示過去和現在瞬間的同一的力量去把那未來的，可能的，一定的，強人的指示出來。

X
X
X

關於作品的預先構思的問題，我不敢教大家以爲我是勸人按着編定的計劃去寫東西的。我從來不曾編過計劃的。如果要編的話，那麼我從第一頁起所寫的就不是計劃裏所編的了。計劃對於我只是人物所遵以行進的主要的思想，界碑，好像預先制定建築學的確無計劃似的，分成部、章、細目等，——是無意識的全圖。我不信有人說他按着樣樣計劃寫作的。L.安得列夫對我說他寫一篇戲曲，編定下這樣的計劃，——一切入場、出場、一切細

打都想妥當了，清楚了。於是他就的體這
樣寫起戲曲了，寫了四五夜，寫成的結果
是死的，不正確的，無用的……

寫長篇，中篇（大的作品）——這就
是到你的作品中的了。起也生也。你
讀得出來，也他們常常要復活的，他
們復活着，他們常常所作的不是你思想的
，你開始監視着他們的行動。把他們排擠
到主路邊去，到他們共同苦惱
生長，而常常同所構成的幻想整人到無底
的深淵裏……（記得當我寫我的兩個生活
裏的將軍死的時候。現在寫怪人的時候，
——好幾天光景心裏都非常沈鬱，彷彿真
正嘗過死的滋味一般。這樣的作品是有生
機的，這是藝術。這兒要靠自己，——
你是一個微小的人，在作品中是一個微小
的人。藝術是一件難東西。作品是你做人
的試驗。

劇場的問題有點不同。在舞台上的
時間是有條件的。極大的生活的影片應當
放在兩小時的讀讀裏。這裏必要有異常的
幻想來工作的。應該要確切知道開場和收
場，要顯然的表出：詭計的結局，人物的
互相影響。本劇代表人物（或一部分人物
）的命運。在戲曲裏不會有動搖。遺漏，
半分的性質。一切的人物都應當在心理的

運動上。戲曲——這在被一口吞下去的整
個的世界。

× × ×

在工作裏我經歷着三個時期：開始——
常常是很難的，很險的。在青年時
我很經常的坐。寫東西。當你覺得讀脚
找着，句子也就自然流露出來的時候，
就有一種愉快、安靜、渴望寫字的心情。

——後來，快到中間的時候，疲勞上來了
，慢慢的就覺得一切都成了虛空，謊謬的
——總而言之，各方面都糟了，都停住了
。這裏要的是忍耐：克服對於寫字的嫌棄
，重新來審察、思索，找出錯誤來……但
絕不要拋棄了！有時面上一個新的入物
來，一切都重新鮮起來，復活起來了……

：由這些暗礁上跨過去，覺得重新又昂奮
起來，向結局寫下去……作品的結尾常常
結收到比預想的早，牠自己來鑽到我心
裏了，而實際的結尾反覺得是無用的，
多餘的了……不過這是不正確的感覺……
這裏要請助於思想家和批評家，——一切
的力量……好的是那種結尾，就是當讀者
把作品讀完之後，把牠的第一頁翻開來重
新再去讀牠……結尾——是問題中最難的
一個。差不多同命題一樣的難。

× × ×

在附事的表上沒有那個主要的問題……
關於語言的問題。按你的意見，——這是
什麼東西呢？是詩賦的材料嗎？是常常要
陷入到裏邊的莫明其妙為原始性嗎？或者
是取之不盡的美的源泉嗎？你以為什麼是
好的語言呢？什麼風格？是寫作時讓導
引誰呢？——語言導引你？或者是你強姦
語言？其次：你用什麼語言？自然的，民
衆的語言嗎？或者是書上的文言呢？

自，要回答這些問題得寫一本書來
。但是我竭力的，簡短的來談，談我對於
俄文的歷史吧。在一九〇九年我初次開始
了散文的經驗。有一種情況使我異常為
難：我無論如何不能明白這一個句子那一
種形式最好。從象徵派（那時他們站在指
揮的高位上）那裏我知道：每一種思想適
合一個唯一的句子的形式。任務就是：找
牠。我覺得語言是一塊冷凝的東西，不顯
冷感到那唯一的句中的結晶裏。

第一次阿爾赫普（關於盜馬人的事）
小說給了我不少的傷愁，我把牠抄寫
了五次。移挪字句，改換詞藻。文章的堅
實性究竟沒有做到：再塗去些也是沒有損
失的。那年夏天我在科克潔日日（在克里
木）聽到安利德林尼小說的翻譯。描寫心
準確使我吃了一驚：我親眼見到的。林尼

準確使我吃了一驚：我親眼見到的。林尼

的語言（在這些小說裏）是很儉約的，準確的，自信的輕描淡寫的繪着準確的輪廓。當然，我即刻就掉起來了。這給了一個很好的教訓：我開始學着看見，即是所謂幻覺起來。結果這種能力在我心裏發展到這樣顯明的地步，常常回憶着，把過去的和虛構的都混亂起來了。語言總依然是一個謎，是一種不能克服的原始性。描繪是不加的。在小說裏要會表現動作——外表的和內心的動作（心理），要會寫對話。對動詞怎麼辦呢？這裏我又陷入到冷疑的原始性裏了。出路只有一條：抓住形象。我是愛屠格涅夫的涵養的。最愛的是郭戈爾。到那高遠地點上渡的橋梁是列米左夫給搭的。沒有顧及到我躲在風格化（十八世紀）的下邊。

當我在過去的墓坑裏埋頭挖掘的時候，這一切都是很好玩的。（長篇怪人和跛子老爺，中篇在老提樹下。）可是後來我帶着戰慄的心情覺着：應該生活在「代裏。後來的兩年對我極艱苦的。我越寫越壞，越寫越無用。——束手無策的在俄國語言的曠野的原始性裏浮沉着。（在這一個時期裏的作品差不多什麼也沒有收到全集裏。）戰爭揭開了巨大的題目，但是我武器不好，不能入到牠們的深處。因

此，在戰爭期間三分之二的工作也沒有收到全集裏。這些結束了我的著作生活的第一期。我是摸索着寫作的。我對我自己常常有一種批評的態度，我開始灰心了：我不能前進的。在十六年末已故的歷史家V·喀拉什尼得得了關於我寫得第一的計劃，供给了我一本書：這書被諾法伯爾格教授收集的十七世紀的拷問紀錄，——所謂「口供與案子」的案卷：於是忽然間我的腐朽的心船由莫辨咫尺的雲霧裏向那光輝奪目的平坦的海面上浮去了。我看着，覺着，感觸着：俄國的語言。

舊莫斯科的秘書和書記很精練的記載着證據，他們的任務是簡潔而確切的保存着被拷問者的語言的一切特點，記載他的陳述。這種任務在這方面是文學的任務。在這裏我看见了那沒有被死死的斯拉夫教會語言的形式弄壞的，也沒有用暴力把牠變成翻譯的（從沙爾文，德文，法文。）假文言的俄國語言的真純。這是俄國人已經說了一千來年的俄國話，但從來沒有一個人用牠來寫過中篇（除了天才的作品夷戈爾出征）。這怎會如此呢？我以爲！——這是由於那巨大的，兼容並包的，數百年來的奴隸性。從前的俄羅斯是奴隸的國家，——從專身的奴隸起第一個貴族止

。每個人（除了後者以外）後面是老爺，前面是奴隸。因此，書上的話，老爺的話要竭力的盡可能的離開那粗鄙的，人民的語言，——在宏壯華麗的教會的笨重官話裏修煉着。大概貴族們覺得讀書或者照書上的語言去談話，他們就覺得好像天使們在君斯坦丁的大上談着一般。

但是，難道這神傳統沒有跨過了十九兩世紀到我們今天嗎？細聽一下報紙語言吧。——那裏不斷的閃着這種傲慢的反光……

在認真的問的——案卷裏——審官裏的話，嫌棄「鄙」語，人民的俄羅斯在那裏陳說了，呻吟了，撒謊了，由恐懼和苦痛尖了。真純的，實樸的、準確的、繪聲繪影的、風折自如的語言彷彿特意對偉大的藝術而創製的一般，受了這發現的寶藏的吸引：我決定作一種經驗。寫了一篇小說誘惑。那種經驗很使我吃驚，語言很輕易很嵌入結晶的形式裏。這篇小說我在同文學朗讀會到各地旅行時讀過的（在十八年秋季），原稿遺失了。過了兩月之後，在與得賽印白小說集時，我一字一字的，連句讀（只有一個地方遺漏了數字）都記得透熟……這語言是很實樸的，是國民語言的

根本，在牠裏邊很容易發現出牠的動靜來。用現成的字典去豐富牠，就得到驚人的，顛拆自如的，兩重效力的精細的工具（如同一般的由死語言裏，牠不適合的形式裏洗煉出來的語言一般）——牠含着藝術的思想，含着而且激動牠。普希金不但只學莫斯科的土等話，他還研究過普加喬夫的暴動，就是恰好是同一樣的事實，不是牠們幫助普希金創造了俄國散文嗎？（請原諒我吧，普希金的信徒們！）

關於語言的兩重效力都曉得的。我要說的是（由我的實際工作得來的）：片刻也不可失掉語言的緊張性。有時因精神弛緩寫出什麼近似的東西，牠很乾枯，句子死板板的在發音，可是思想是表現出來了，這似乎沒有什麼補救吧。毫不可惜的把這點塗去罷。盡力的做得使牠喚起，發光起來，不然的話，將來的一切在你自己心理由這癱疽都要失了光彩的。

我對於奔放的字行常常被好感和惡感的心情支配着。乾枯——是非藝術性的極準確的試驗器。以前的沒有做妥的時候，我決不能向下寫的。由此就生出了工作方法：我不起草稿。比方說吧，我不能夠起一篇草稿，後來再去修改牠。——工作厭煩的時候，苦悶的時候就拋開牠。那所寫

的。——已經差不多都早已弄妥貼了（除了小節目、冗句、用字的不適當。）這樣作起來——最好是用打字機寫。手寫的稿子總是不清楚（字體的難認，牠的個性，同打字機打的每頁字數比較的少。）這一切都妨礙自己帶着批評的態度好似看別人的作品似的去看自己的作品。有時如遇句子特別複雜，或者文思涸竭的時候，——就用筆去寫牠。我從來沒有用手寫到三四頁以上的，——現在總想着印出來的，——用打字機打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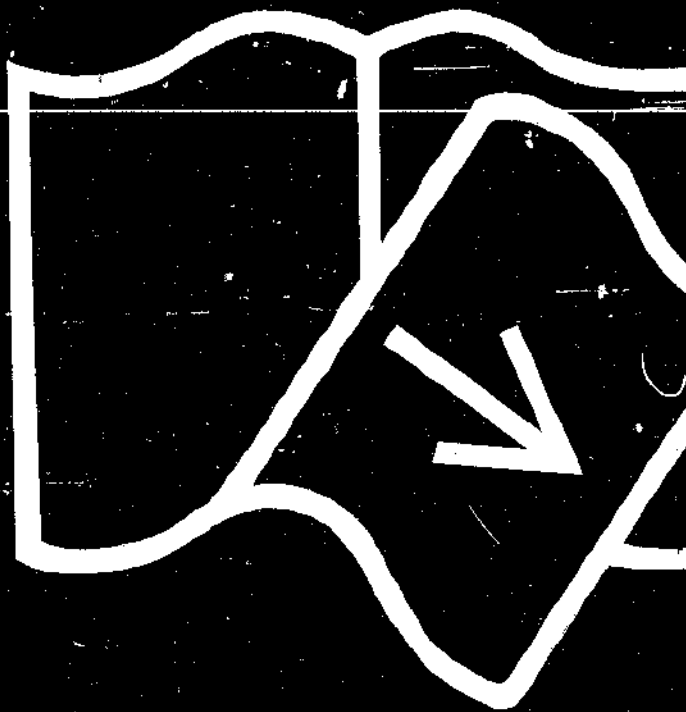
再回到語言上吧。話是由手勢產生的（由內心的和外表的動作的總合產生出來的）。語言的音韻和字義是手勢的機能。好多人以為屠格涅夫的語言是模範的。我不同意這種見解。屠氏是卓越的說故事者，是人微入妙的聰明的言談者。（有時想着他是按着法文想的。）在描寫裏，在他人物的聲音裏，到處我都感覺到他的手勢的語言。他給我關於那物件的美麗的句子去替那物件的本身。

我想手勢的語言不是說故事者的，而是被描寫者的。比方：曠野、落日、泥濘的道路。行着——幸福的、倒運的、酒醉的人。三種感受，就是——按着字義，按着韻律，按着分寸，完全是三種不同的描

寫。任務就是：把手勢客觀化，讓牠自己替自己說話。讀者諸君，你不要用我的眼睛去看那道路和那三個人，而是要同着酒醉的，也同着幸福的，也同着倒運的人在道路上走着。這只有在貧賤的語言上用工夫才能做到，而不是在已經作者的手勢作出來語言上用工夫，不是在那二百年以來做作出來的語言上用工夫。

我怎麼正語言上工夫呢？我盡力的要看見我所需的物象（物件、人、動物）我識別物件是按着在物件的環境中代表物件存在的特點而決定的（比方：在精美的房間裏放着一張黃色的桌子。我不去寫牠的形式，也不去寫牠所由做成的材料，只識別道：「着色的。」）在人身上我盡力的要看見代表他的精神狀態的手勢，這手勢暗示給我一個足以揭開他的心理運動的動詞。如果一個動詞不足表達他的性格時——再去找最顯著的特點（如：手、捲髮、鬚子、眼睛等等。）把人的這一部分提作首要部分去識別他（按「着色的桌子」例）——依然是給他一種動作，即是用第二個動詞去把那由第一個動詞所得的印象來細目化、深刻化。

我從來不曾覺動作，使得我的人物自己用自己的手勢訴來說自己。我的任務



原件短缺

西北詩歌選輯

聿飛

洮萊河 常波

——塞上草之九——

草原上，
 我將躍馬歸去的時候，
 颯風飄送着鈴鐺的聲響
 我望着那些送別的弟弟
 妹妹和姊姊們，
 也望着西方的天壁上，
 抹過斜陽。
 我沒有閒情能投給友人
 以溫慰，
 但願我鋼鐵的歌喉響！
 譜一支悽切的歌子，
 馬蹄在彈奏着石子的清
 響，
 我頰上是汗？是淚？
 潛潛地流下胸膛。
 ▲
 塞外的風，
 綿延又清涼，
 吹過洮萊河邊，
 這塊好地方。
 ▲
 洮萊河，
 ▲
 你年宵塞外的美娘，

我永遠不能忘記，
 那春暖花開時，
 遍野燦爛的
 馬蘭，白芍和
 丁香。
 濃郁的森林裏，
 牧羊女任情的歌唱，
 我永遠不能忘記；
 那高朗的天宮，
 像雁字般，
 掠過的朝雲和夕陽。
 還有那，
 白雲的長蓋下，
 隱隱抖盪着的山光。
 ▲
 洮萊河，
 你年宵塞外的美娘，
 激起碧波，
 唱過大野，
 唱過雪山麓，
 也唱過朔方兒女們團圓的心房。
 +
 在塞外江南，
 洮萊河邊，
 有着我理想的世界，
 也有着我熱情的弟弟妹妹和姊姊，

他們呀！
 會以搏鬥的姿態，
 像春鳥般，
 把冬天唱成了春天，
 播散下勝利的種籽。
 洮萊河啊，
 從此，我將又像飛鴻般，
 展開雙翅
 鼓蕩塞外的風，
 翔向遙遠的地方，
 那洶濤於長旅的鴻爪春；
 會深探地，
 而又飄渺地，
 蹈印在貝加爾湖廣大的雪原上。
 +
 洮萊河啊！
 我的壯麗，
 （讓我這樣的呼喚你）
 嗚呼！年春風吹來，
 大地披上碧綠的外衣，
 馬蘭花挺秀的身影，
 迎接祖國勝利的消息，
 那時啊！
 我再投向你溫柔的胸抱，
 躍下驍壯的馬，
 訴說着戰鬥的故事。
 ▲
 三〇、元月、酒泉政校。

我歌唱烏拉特

部 紅 薇

我歌唱戰鬪的烏拉特部，
我讚揚英勇的札薩克戰士，
烏拉特部是我們的土疆，
烏拉特部是我們祖先的家鄉。

✦ ✦ ✦

多少年了啊！
他們伴着駝馬羊羣，
伴渡野，
度阿拉伯人的生涯！

✦ ✦ ✦

不會忘記，
在烏拉特部染成黑炭時，
是一九三八年冬季，
在你們的土地上，
屈辱地插上了太陽旗，
殺害同胞的血液，
曾陷在敵人的馬蹄。

伐木篇

安 洵

魔女底髮絲
掠着
棕紫色的秋林
溪流
勾引你向通幽處
獵夫嚼底家
草根沿
嗚咽地溪流
鏗鏘
似素目下
冷指撥琵琶
在這塊土地上
砍木者
你是幸福的
像一位忠勇的牧人
(應以你底生命
保衛你底羊羣)

風
刷掠過林叢
它們
為砍滅了的同伴
詠出一隻
不知名的祈禱的歌
整天
汗水濺洗着
深紅的面孔
使你會懷起
秋底節季的
那迎着晨雨的
美麗的醉楓栢
你甚至
把它也砍倒了
那生長在深湖邊的
從童年時份起
伴同你年歲的
異綠的鐵羅漢樹
于是冷血的「超人」們
說你是殘酷的(然而生活呢)

血的債，
燃起了你們復仇的火苗，
你們偉大的行列，
爲了祖先的臉面，
也爲了被殺害的同胞，
開始了向敵人襲擊。

✦
✦
✦

如今，
你們已不是被宰割的羔羊，
你們已在英勇的戰鬥，
我要浩壯地爲你們歌唱，
歌唱戰鬥的烏拉特部，
讚頌英勇的札薩克戰士，
讓我們
向你們致勝利的敬禮吧！
這全爲了我們的祖國啊！
「烏拉特部戰鬥的同志」。
一九四一、三月於蘭垣
「註烏拉特部是綏西的一個地名，
札薩克是成吉思汗近裔的旗名」



砍木者

是寂寞的

當午睡過後

稀疏地

只幾聲嘹亮的

牧兒底柳笛

感到了沉鬱

垂下了頭

凝視那紫色的腿

被棘草刺傷了的

無數條痕迹的血跡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擲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漣漪……」

這詩意你不會誦讀

這——

記憶里所沒有的

黃昏

負起了斧頭

你將輕輕的跑去

西天

霧彩已飲起

胭脂的嫵媚

月光已等待在

柴門口

望一下地上自己底黑影

感到勞動是快樂的

△

草叢里躺滿了

砍落的木材

木商們來了

一車車的馱載去

「要這多做甚」

你問了

「建築新的祖國」

木商們

回答的那麼有力

砍木者在笑了

林叢也在笑了

……

風

刷掠過林叢

它們

爲砍滅了的同伴

詠出一隻

不知名的送別的

新生的歌

十一、九古成紀

啊！他們來自遠方

石夫

啊！他們來自遠方；
渾身的戎裝。

變成破爛，補光，

大時代的行列裏，

敵人使得他們這樣；

不久的以前，

昏暗的燈光下，

——那顆發敵的面孔，

忽然出現在後方的都市上；

一幅幅的風霜容貌，

都成了消瘦的模樣。

是的，

他們來自遙遠的西北方。

★ ★ ★ ★

載負着戰鬪的行李，

鋼槍壓在他們的肩膀，

馳急的心，

應着兩千多里的路途。

他們輕輕的走過了，

恆古的戈壁中，

蒙古的草原上，

是他們宿營的地方，

沿着逆流的黃河，

奏起生命的歌唱。

他們走來了，

啊！他們是來自祖國的西北方，

★ ★ ★ ★

他們在戰鬪中生長，

冰天雪地的陣地裏，

制敵死命的烏拉山上；

把他們鍛鍊成鐵一般的堅強，

天真的性格，

有如十足的蒙古化了；

破破的戎裝，

在戰鬪的旅途上；

反而覺得光榮。

生硬的舉動，

是大時代的先鋒；

那可憐的人們！

誰會對這個譏笑？

★ ★ ★ ★

啊！他們來自遠方；

在街頭，

在巷尾，

瞪大了兩隻眼；

東張西望，

像貓捕鼠似的；

凝視着每一個地方，

三年的丘八生活，

生疏裝滿了滿腔；

而高貴的先生們！

撫鼻，白眼，

却給他們一種悲傷；

啊！

無識者們！

記着！

他們是來自戰鬪的西北方。

十一月三日於蘭州



西中國的長劍

谷風



內政部
警政司
警政處

那迸着火星
 曾飛馳在西亞的長劍
 像一弓血犁耙
 耕沃西中國的土地
 而今
 讓仇敵的血鏢光古跡
 閃出上帝的眼眸
 永遠是燦亮的……

他們
 活在西中國的同胞
 多少年代
 希望像總頭的彩巾
 隨着死亡葬沒在沙漠
 在寒瘦的地帶
 在疲倦的生命之早火
 教堂尖的旌旗
 在風砂中撕碎
 搖展着古世紀 殘影
 點點的帳幕
 像荒古的墳塋
 困厄地扎留在荒野
 會展向天邊的路
 那漫遠為沈睡的路
 迷漫而寂寞……
 那閃光的沙野
 沈暗的像無星夜
 風砂擠上的世界
 人們足尖波不碎飄盪的雪山
 他們用善地拖着
 只有憂鬱的風

像久餓的野狼
 用沙漠一樣古老的
 喋喋的絮語着……

然而
 西中國的長劍
 那上帝的燦亮的眼眸
 永遠隱藏在戰鬪的血流星
 不會銹爛
 或遺沒在沈寂的沙漠
 他們不會忘記
 他們是愛武的民族
 騎上駱駝
 迎着撲面的風沙，
 舞起迸火的長劍
 去追躡當年
 穆罕默德不朽的靈魂
 像血的太陽
 像血的心
 燃燒
 舞蹈……

用敵人的血
 去痛洗淨禮
 讓仇敵在長劍下
 流血而懺悔
 呵，你們——
 可任情而驕矜地
 站在世界最高原
 掀開粗野的喉嚨
 朗誦着可蘭經的和平章
 ——作於天水，一，卅。